

香港女儿

新型冠状病毒病是近年最严重的疫症，全球各地都有不少个案。以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来说，香港市民的抗疫表现其实相当不错，尤其在疫症初期，不少西方国家都佩服香港人的抗疫意识。这一切其实与 2003 年香港曾经经历过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(SARS)有很大的关系，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记得当年学到的抗疫措施，包括戴口罩、洗手、注意排污渠等等。同样，经历过 SARS 的香港人永远不会忘记，因救治病人而殉职的八位医护人员。其中，谢婉雯医生的故事很值得我们铭记于心。

2003 年 3 月，一种从未见过的疫症爆发。当时，专家和医生都不知道这病毒的来源、传播途径和治疗方法。这种病又神秘又可怕。有多可怕呢？根据 2021 年 2 月的数据显示，新冠病毒在香港的死亡率大概是 1.7%，而当年 SARS 在香港的死亡率是 17%。在香港以外的地区，有极小部分医生和护士知道自己被派去治疗 SARS 病人，他们以沟通不足或缺乏防疫装备为理由，立即辞职离开医院。

在香港，屯门医院接收了愈来愈多的 SARS 病人，但医院内胸肺专科医生不足，本来在内科病房工作的谢婉雯医生，考虑到自己已通过专科考试，有呼吸系统科医生资格，应该比其他医生站得更前，于是自动请缨进入新设立的、专收 SARS 病人的深切治疗部，救治危殆的病人。

当时情况危急，医护人员为病人治疗时，已经穿上全身装备，包括头套、遮盖眼睛和面部的保护胶罩、N95 口罩、即弃保护衣等。谢医生眼见一位 SARS 病人的各项生理指数非常令人担心，如果没有仪器协助呼吸，必快断气。但如果

使用正压呼吸机，因为没有过滤装置，有机会令 SARS 病毒在病房四散，所以决定关掉电动呼吸机，改为用呼吸袋以人手泵气。这个改动需要为病人插喉，而插喉是一个非常高危的程序。谢婉雯医生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沾到带有病毒的飞沫而感染 SARS。

谢婉雯出生于草根家庭，成长的地方是新界葵涌重建前的石荫邨，一家几口住在典型的廉租屋(即旧式公屋)一个小于 200 平方呎的单位。从物质条件的角度来说，是非常一般的生活水平，谢婉雯的哥哥忆述，他们一家没有什么生活享受，甚至未试过到外地旅游；但这也是不少那一代香港人的生活环境和水平。谢婉雯在住所附近的地区小学和中学就读，凭个人努力，以会考八优状元的成绩入读中文大学医学院。谢婉雯的医学院同学忆述，当年大学教授讲课没有电子档投映片，只用透明胶片或传统投映片，医科生要不断抄笔记，有时大家都抄不齐，幸好有谢婉雯那一份完整版笔记可以参考，她是非常用功的医科生，经常名列前茅。

谢婉雯入读大学时曾在入学手册表明，从医是为了服务他人。果然，医学院毕业后，她选择了工作最吃力的公立医院急症室作为起点。谢婉雯医生的同事赞她工作很有耐性，大家都知道有些时候急症室的气氛紧张有如打仗，面对精神状况不稳的急症室病人，或是焦急的家属，她仍然能够耐心地向病人及家属了解病情，慢慢解释，绝不「呼呼喝喝」；同事都说，除了关顾病情，谢医生更关心病人的心情。她一直在屯门医院服务普罗百姓，并没有因为已晋升为内科主任医生而转为求一己之安舒，反而回应内心那一把呼召她从医的声音，在危难时主动申请调往深切治疗部，救治传染性最高的病人，做最危险的工作，直至自己染上 SARS 而倒下。2003 年 5 月 13 日，谢婉雯因 SARS 病逝，终年只有 35 岁。

她出殡那天，数以千计的市民夹道送别。有一位曾经接受过谢医生治疗的长者，甚至哭着跪在地上，向这位香港女儿致谢和道别。

战胜 SARS 之后，香港政府向她追颁金英勇勋章，又以她的名字成立医护人员培训基金，并在香港公园为她竖立铜像。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校友会设立谢婉雯医生纪念奖学金，在她住过的学生宿舍外种了一棵凤凰木纪念她。凤凰木的花朵是火红色的，英文名称是 Flame of the Forest 。它正好象征谢医生在香港最没有希望的一段灰暗时期，燃烧自己，点亮他人。凤凰木在夏天盛放，周而复始，永不熄灭。

想一想: 谢婉雯医生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香港。你会为他人的付出而感恩吗? 你又可以怎样会为香港作贡献呢?

延伸阅读:

| | |
|---------|--|
| 香港公共图书馆 | 002497490 |
| 馆藏编目号码 | |
| 索书号 | 783.91 7114 |
| 著者 | 马靄媛 |
| 著录 | 315 页 : 肖像 ; 21 公分 + 雷射唱片 1 张. |
| 出版地 | 香港 : |
| 出版者 | 迎欣, |
| 出版年份 | 2004. |
| 丛书名 | 可能生活系列 |
| 主题 | 谢婉雯 1968-2003 香港 -- 传记 |
| 书刊别名 | 谢婉雯 : 雨后彩虹的真实故事 雨后彩虹的真实故事 Joanna Tse |
| 标准号码 | 962878918X |
| 语言 | 中文 |

